



〔苏联〕弗·伊凡诺夫

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

白忠懋译

134174

〔苏联〕弗·伊凡諾夫

在阿尔及利亞沙漠中

白忠懋譯



江蘇文藝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本书作者弗·伊凡諾夫过去曾經是旧俄军队中的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和数千名弟兄被沙皇政府派去支援法国，曾在希臘及賽尔維亞等地作战。十月革命后，因拒絕参加白匪军队，被法軍騙至阿尔及利亚。他們受到了法国軍閥残酷的折磨与迫害。后来他們又被卖给当地的法国地主去作苦工。最后在法国和苏維埃政府交換俘虜时，他才得回国。

从作者的經歷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残暴压榨。这也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今天阿尔及利亚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正义性，以及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丑恶面目和最后失败的必然性。

В·ИВАНОВ

В ПЕСКАХ АЛЖИРА

“СМЕНА” NO 13—16, 1958

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

[苏联]弗·伊凡諾夫

阿·彼尔申記

白忠懋 譯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16 字数 40,000

一九五九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五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1,101—4,100

目 录

前言

我們被派往西綫·····	2
古神殿的“宝庫”·····	3
塔尔諾夫斯基將軍的最后通牒·····	7
我們被围在鉄絲网里·····	10
初到阿尔及利亚·····	14
我們的抗議——絕食·····	19
奇怪的考驗·····	21
在奴隶市場上·····	23
农場上的奴隶·····	27
我們認識了阿尔及利亚人·····	30
死里逃生·····	33
“自由的”阿拉伯人·····	39
利亚庫尔齐諾事件·····	41
團結一致·····	46
懲罰·····	50
夜間發生的事·····	53
跳跑·····	57
法国医生·····	59
“請轉告列宁·····”	62
祖国，你好！·····	64

前 言

每天，我翻开新到的报纸或扭开收音机时，总是很激动地阅读或倾听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法国殖民者又在这个备受苦难的小国中横行不法。我知道了这消息以后，心里的血都冷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希望自由而幸福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殖民者却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判以死刑或终身苦役。几百个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被殖民者枪杀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女英雄札米拉和她那些英勇的女友所遭到的悲惨的命运，真使我心惊胆寒。这几天报上登了一封公开信，那是苏联小学生娜塔莎·奥列尼科娃写的：

“法国法官！……”她写道。“看到了她们的照片后，我哭了。我要求你们别打死这些姑娘。我只有十岁。如果你们把这些无辜的姑娘枪毙的话，我定要痛恨你们的！”

我完全明白娜塔莎和我国千百万同胞的这种感情。我怎么能不明白呢？我自己就亲身体验过法国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所立的制度有多么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这个年轻的兵士和数千个同志一起被沙皇政府派到西线去为协约国作战。十月革命在俄国胜利以后，我们拒绝去攻打苏维埃政权，于是法国将军们便在白匪卑鄙龌龊的敦促下，用暴力强迫我们这些俄国士兵到阿尔及利亚去为法国有财有势的地主做

苦工。

这就是我在这篇回忆录中所要說的主要内容。

我們被派往西綫

“伊凡諾夫，你真榮幸，”我們連的中尉連長米哈伊洛夫冷笑着說。“你要到法國去支援我們的盟軍啦。明白嗎？……”

“連長，這我可不明白！”我冒冒失失地說。

中尉給了我一記耳光。

“渾蛋！你想受處分嗎？快到軍需庫去！領一套軍服和一支法國槍。向後轉，開步走！”

這是1916年，我的命運就這樣決定了：我成了遠征軍團的一個兵士。

我們被裝進了“委內瑞拉”號輪船的骯髒的貨艙里，經過白海和大西洋，送到了法國。

我記不得航行了多少天才到法國的。我只記得船是在法國軍港布勒斯特靠岸的。歡迎儀式倒也隆重，有樂隊、有演講，還有一束束鮮花從露台上扔到我們頭上。

我們這幾團人從布勒斯特趁火車到南方去。一路上我們覺得法國人民對我們頗有好感。他們慷慨地請我們上站去吃水果，喝咖啡、牛奶和酒。他們和我們緊緊地握手，向我們微笑，這里面包含着無限的好意！

雖然是隆冬十一月，但在法國南方卻還開着薔薇花。十一月還有薔薇花，可算奇蹟！……真是一個令人驚奇的美麗的

鐵絲網，在集中營四周圍上鐵絲網，望樓上架上機關槍，什麼地方也不讓去。後來，法國人要他們上前綫，他們說：我們不去，把我們送回俄國。”

“你瞧！跟我們一樣！”伏洛基廷高興地說。

“差不多所有的俄國人都是這樣要求，”拉巴赫說。“這一點我知道是千真萬確的。”

他告訴我的故事，以後我查看了有關文件，更清楚了。事情是這樣的：利亞庫爾齊諾第一特別師的士兵要求立即遣送回國。“待夠了，”他們對自己的統率部說，“我們為法國人的利益打仗，次數也夠多了。”在法國的俄國臨時政府代表贊吉維契將軍把這件事報告給克倫斯基。克倫斯基大言不慚地回答說：

“我代表個人和政府請您向軍隊解釋一下俄國的臨時局面以及窮困的處境。並請您對兵士們說，我是捍衛他們的利益的……”

後來，贊吉維契又寫了一封信給克倫斯基，說明俄國軍隊同意在祖國的前綫作戰，但不願意作法國統率部的走卒。1917年七月九日，克倫斯基下令道：“請設立革命軍事法庭，在法庭判決後，可採取槍斃的措施。”

贊吉維契接到這個電報後，給下士格洛巴領導的、有“叛逆”傾向的利亞庫爾齊諾駐防軍下了一道最後通牒：如果兵士們不執行臨時政府的命令，就要向他們開炮。

有一個宣傳員——斯瓦齊科夫教授——受臨時政府的委託，到了利亞庫爾齊諾。他向兵士們演說了一番，要他們立即